







居覺生先生全集

于右任



下冊



第四編 雜著

(甲) 辛亥劄記

熊 序

辛亥劄記者，友人居覺生先生存稿也。先生當辛壬之際，開國大事，皆所親歷，劄記甚詳，余昔嘗見之，許為開國信史。癸丑討袁，不克，遂逃海外，劄記散失，足為太息。其後還家，得日記殘本，所記皆武昌革命事蹟。而辛亥以前所記，尤可見義師之所由興，雖不甚詳，要堪寶貴。日記雖只存一本，然係巨冊，今所發表，不過一半。謙退之懷，既不欲自彰其所建白，又於近事有不直揭者，無妨姑置云。余閱此冊，而有所感者，略言以四：一、避清末葉，革命黨之發動，多主由邊省著手，以為腹地進攻，或難操勝算。黃克強入粵，宋遜初、吳崑等走東北，皆持此主張。其後遜初諸公，雖有長江中部同盟會之議，而實則徒有名義，諸公亦無肯親駐鄂者。及覺生先生回鄂，與武昌各團體，密切聯絡，遂有辛亥之事。蓋武漢為南北關鍵，一旦動搖，則四方瓦解，昔者何烈士自新，嘗持此議，不期而與其預測合也。二、自晉史家之論，凡領導羣生，而為萬民所托命者，必用天下之智以為智，而非恃一己之智也；必用天下之力以為力，而非恃一己之力也。孫公宏願毅力，以革命呼號海內外，領導羣倫，而任同志各盡其智與力，皆得自由活躍，無所牽制，無所顧忌。故鄂州一呼，而萬方響應，共戴孫公無異志。後之論者，於此不容忽視。三、楚人自昔有抵抗強暴之特性，秦起西戎，併六國，而楚乃以三戶亡之。元人入關，有天下者九十年，而徐壽輝、陳友諒、明玉珍諸帝，皆以鄂籍，而發大難，驅暴元，還大統於朱明，有華賈以自由。今之覆

清，又由鄂始，此非論史者可注意之事乎。四、清末革命思潮，雖已澎湃於全國，然使無充實有力之根據地，則亦難遽覩其成。同盟會所以收功實於武昌者，則以鄂中無數志士，早從軍隊着手，當時純為民族民權二大思想，而忘生命以圖實現。王船山、杜于皇之學說與風節，感人至深。而民生主義，則以無大地主之故，當時似不甚注意。王漢首拚一死，其真誠、弘毅、高尚、純潔之精神，真足以驚天地泣鬼神。鄂人之不計死生，而哀號於軍隊中，遂使全軍皆為革命黨，王公之化，不可忘也。而至今未蒙褒卹！夫鄂軍全體皆成革命黨，人人置死生於度外，此段雄壯之氣，如何可當。辛亥爆發，而瑞澂、張彪不得不逃，亦大勢之必然也。惜乎袁氏兇獠，摧殘三楚新興之氣殆盡，而國事乃不可問矣。昔者章太炎先生每遇鄂中舊人，無論其有無名位，必咨嗟太息而慰安之曰：辛亥之事，不忍忘也。嗚呼！此真仁人之用心哉。今之談辛亥事者，祇視為兵變與瑞澂無能所致，則非獨昧於事實，而適見其中心之悠悠而無誠矣。覺生先生既允諸同志之請，以此冊付印，而欲余序一言，故書所感，以質天下後世讀是書者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熊十力。



自序

國父孫中山先生，當清末倡導革命，而吾鄂殊被其風。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，鄂中志士悉在會籍；余自追隨國父，即為負貫溝通武昌革命團體之一人。辛亥，武昌首義，余頗有創記，凡重大事，皆隨手筆述，期存開國事蹟，積稿頗不少。癸丑討袁，正義未伸，余亦流離轉徙，創記不幸散失。十七年回里，偶於故紙中，檢得日記一本，蓋出亡時偶留於宅者。展卷愴然，彌增感喟！友人知此事者，多主張付印，余殊不欲災梨。諸友皆曰：辛亥之事，後生漸不可聞矣，若此殘闕之日記，尚不許行世，將使國父當年領導鼓舞之神功，與鄂中烈士經營慘淡之偉績，俱泯而不彰也。余聞而滋懼，乃汰其不必要，而擇其可存者存之，付書局印行云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

日

梅川居士。

附記二則

一、日記中頗有嫌瑣屑者，如盜金菩薩及沔陽監學之類。然當時黨人在憂患中之風趣，與籌餉之困難情形，却因此可見，故存之。

二、此編付印時，余覆閱一過，於字句稍有增損，故有若事後之追述者，如記黃花岡事，而謂武昌起義，猶不能不歸功是役，則今茲補筆也。



辛亥劄記

梅川居士覺生撰述

中部同盟會

辛亥前一年，庚戌夏四月，余自仰光被放。先是余主仰光光華日報，倡言革命，仰光領事蕭永熙，電清外交部，誣余鼓吹無政府主義，外部據此請英公使，電緬甸政府押解余與陳漢平交粵省大吏懲辦。舟過星州，同志等延律師依法抗爭，始改為自由出境，輾轉至日本。其時總理在北美，克強在南洋，東京本部幾無人主持，形勢頗形渙散。迨六月，趙伯先自新加坡來，會譚石屏、宋遜初、林時爽、張簡亭諸兄，日商革命進行事宜。遜初主張由長江發動，有組織中部同盟會之必要。石屏力韙其議。談次結果，均以石屏年長，推彼約定時日，邀集在日本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長，開大會於小石區左仲遠寓所。遜初指畫方略，擬定分步作法，從長江結合，以次推行河北，為嚴密之組織，期以三年，養豐毛羽，然後實行，庶幾一舉可期成功。伯先性急，謂圖大事者，不可過迂緩，與會同志，亦咸謂革命志在犧牲，非欲收功實於一旦，如慎慮周詳，恐得失之見深，而冒險之氣餒，故咸主急進。最後由石屏提出進行方案，以事權統一，責任分擔，不限時期為原則，眾議僉同，於是中部同盟會由此發端。當時並未組織任何機關，亦未舉出任何幹事，只眾意規設此會，向長江突進耳。厥後同志紛紛回國，石屏、遜初先後抵滬，乃與陳英士、章木良、鄭贊丞諸人合謀，期在長江有所舉動。迨辛亥春正月，石屏抵漢，又提出中部同盟會，已發宣言，應加緊進行，余唯唯。蓋石屏初到，與武漢志士、尚未有聯絡，會務自無從籌策也。

上元來客

余廣濟人也，庚戌冬，經長江各埠調查後，便道回籍省親，家中方慶上元節，忽有口操湘音客馳入，父母以余好客，雅不為怪，問其何自來，答曰：「自漢口來」。所為何事？則出一書，拆閱之，乃係劉君紹襄函，稱有要事相商，宜速赴漢，余即款客一宿。翌日，着來伴先走武穴少待，余始託辭告別二親，買輪赴漢，晤紹襄於俄租界寶善里廣惠公司。

廣惠公司

廣惠公司者，宋遜初先生推鄒永成、張斗樞組織之秘密通信機關，表面營礦業，實則為經營兩湖革命運動之機關部。余與紹襄晤面之下，不及作寒暄語。紹襄即出一書，係黃克強先生親筆，大意云：吾黨舉事，須先取得海岸交通線，以供輸入武器之便，現欽廉雖失敗，而廣州大有可為，不久發動，望兄在武漢主持，結合新軍，速起響應。余讀竟，紹襄復告以此次由香港來，克強再三囑咐，並派譚石屏先生至南京九江各處聯絡，不久準來漢口，相與商定着手結合新軍之法及一切方略。

訪楊舒武

紹襄與余均離鄉日久，初到漢口。值禁網嚴密，幾尋不着一條路，找不着一個人，諸事無從下手。乃密訪楊舒武，先是東京有共進會，為同盟會外圍，劉公繼任其事，舒武為之運籌。庚戌冬，舒武由日本返漢，曾有函致余云：武漢組織略有頭緒，急促余歸。至是舒武復告以近事，並介紹孫武搖清，一字堯卿，事漸有緒可尋。

譚石屏來漢

辛亥正月二十五日，譚石屏先生到漢，聚商於其旅舍，譚先生謂：余奉黃先生命，督率長江革命進行，南京九江已有聯絡，兩湖尤關重要，因黃先生與胡展堂趙伯先諸兄，均在香港，各省同志畢集，決在廣州起事，謀既定，款亦有着，最短期間，當能實現，兩湖宜急起響應。並出八百元，交余為運動費。復談及中部同盟會之結合力，漸次彌滿，南京主任為鄭贊承章木良等，九江新軍自南京開來五十三標，亦由南京主任通聲氣，各應俟成熟時機，而定響應之先後，武漢宜加倍努力。言次甚為激昂，在座均服其矍鑠。

八百元資金

余既受克強之命，復由石屏面授方略及資金，乃與舒武搖清諸人商分配進行工作，先租房屋一棟于漢口法租界長清里為總機關；復租一室於武昌胭脂山為分機關；又開一酒館於武昌黃土坡，為招待所。此三門面撐開，而資金已去其半矣。

黃土坡酒館

黃土坡位於武昌山前工程營與武建營之間，為軍隊出入必經之小街，創設同興酒館於此，專以食軍人，效法梁山朱貴酒家，為結合新軍計也。時欲覓一負責之人，苦不可得，堯卿忽想出一人，曰鄧玉麟者，其人曾入伍，近始赴十二圩。折緘邀之，鄧欣然來，乃使主黃土坡酒店，給開辦費一百元，店開不一月，而食指大進，酒酣耳熱之後，鄧君微示其意，咸慷慨激昂，人人有陳涉傾秦、壽輝覆元之志。時吾鄧有識之士，皆知清運將終，多有懷革命之志，而入新軍者，各個秘密組合，彼此殊不相謀，自黃土坡機關成立，始向各方面溝通聲氣。由此加盟者日多，遂形成一秘密公開之革命團體，聲勢日益浩大。而酒店之命運，僅維持四個月，則以八百元之資金不繼，瀕於倒閉。

同興學舍

同時又設一同興學舍於巡道嶺九號，為同志往來居停之所，以揚州謝氏婦飾鄧玉麟眷屬，主持中饋。陳磊、趙師梅、趙學詩、費孟謙諸同志，常駐其中。未幾經費支絀，酒樓瀕於倒閉，而學舍幸得趙師梅、趙學詩資助維持，鄧玉麟、孫武典實已盡，僅餘藍布長衫一襲，誰外出，誰服之耳。其困窘有如此！

湖北新軍

張文襄總督兩湖，其在吾鄂之建設，以設學校練新軍為最要。而實業如紗紡繅絲等四局，兵工鎗炮諸廠及漢冶萍重工業廠，凡百新政，皆以實心實力課其成效；軍需工業更為完備。因此湖北新軍，有第八鎮及一混成協，器械服裝皆新式。然第八鎮統制張彪，當時咸稱文襄拔之馬弁中，以婢妻之，有鴉姑爺之號。教練則文襄另選能者主之。新軍士卒，多文人投筆為之，張彪雅不喜，而卒無如之何。混成協統領為黎元洪，黎以海軍出身，曾隸程璧光部下，甲午之役兵敗，奉提督丁汝昌命，赴日本下書，爾時地位不高。厥後以練新軍最有聲，文襄召之回鄂，瀟至統領，為張彪所深忌，嘗譖於文襄，文襄不為動，且曰：黎元洪恭謹，可任大事，時加獎許。張彪計窮，乃百端逼辱元洪，欲其自去，嘗於軍中罰元洪跪，對衆卒前，擲其帽至地，元洪忍受無忿容，三軍皆不直彪。元洪廉謹寬厚，得士卒心，又敬禮文士，衆望歸之。辛亥義舉，竟受衆推，人以此服文襄有先見。

湖北學生界

湖北自張文襄創設學堂後，而新潮輸入，革命已伏萌芽。嗣後屢派多數學生至日本，學陸軍者：如吳

祿貞，已大露鋒芒。同時留學生創刊「湖北學生界」，以鼓吹革命思想。內地青年學子，亦以科舉停廢，出身無路，而文裏設武備及將升學堂以招之，士子乃多投筆從戎。吾鄂各學堂，對於湖北學生界及革命刊物，人人手秘一冊，遞相傳播，皆欲奮起為天完徐帝，大漢陳皇，而為漢族爭自由，復國權矣。

科學補習所

湖北革命團體，導源於武昌日知會，此人人所知也。日知會前身即科學補習所，此不可無紀也。甲辰春，圻水王漢，施南呂槐庭，黃岡何自新，沔陽張難先，桃源胡瑛等，倡立科學補習所於武昌多寶寺街，首以革命思想，灌輸於各學堂及各軍隊，結合志士，以圖光復，推呂槐庭為社長。一時軍學界入盟者，有江陵朱元成、潛江劉靜庵、陽新曹亞伯、施南康健唐、桃源宋教仁、沔陽歐陽瑞華、及毛復旦（以下多失其籍）、雷天北、許遠香、張品珊、傅楚材、劉菊坡、歐陽振聲、李勝美、陳從新、趙光華、陳教懋、馮特民、劉熙卿、時功璧等數十人。胡瑛、張難先投入工程營新軍，聯絡兵士。何自新、康健唐，往鄂西聯絡會黨。同時黃克強亦在長沙組織華興會，設日文補習所，互相策應。是年秋，兩省同志合謀，乘冬月十日西太后誕辰，湘鄂大吏，集長沙武昌皇殿慶祝時，同時設伏盡殺之，佔領武昌長沙，則兩湖各郡縣可傳檄而定，各省響應自易，摧清廷如拉朽耳。詎期前，長沙事洩，湘撫電告武昌有科學補習所，實為同謀。張之洞急派警員圍搜，則其室已空，一無所獲。蓋長沙破案時，黃克強密電科學補習所同志，先期避走也。後執房主，訊知其室為文普通學生歐陽瑞華等所租，知府梁鼎芬以涉及其監督下之學堂學生，不敢興大獄，僅開除歐陽瑞華、宋教仁學籍寢事，而科學補習所則遭封閉。

王漢刺鐵良

清光緒乙巳春，王漢刺清室親貴鐵良，不中，死之。熊十力作王漢傳云：王漢字怒濤，一字竹菴，

湖北圻水人也。少從姊夫同里何焜閣孝廉問易，焜閣學於同縣熊太晶孝廉，太晶講姚江學，踐履純篤，焜閣能傳其學。漢學有淵源，而深嗜易，所至恆持易書一卷，未嘗須臾去手。常與黃岡何自新熊十力等，為講習會於圻黃岡。漢同宗有老儒王經在者，治易精術數，咸同間，鄉人避兵者，未知東西等方，何走為利。請經為卜吉凶，輒驗。事為府縣官所聞，言之胡文忠，召卜兵事，亦驗；文忠欲留之，經在固有道者，堅請還鄉，且曰：術數不可為訓，若淹留軍中，恐騰笑於外，文忠笑而遣之。漢嘗聞老輩道經在舊事，一日與自新十力燕談曰，易固有數理，奈何流於術？十力曰：漢世易家，已言災異，宋邵子亦以術數聞，吾不解術數，亦弗欲知之，吾唯據本經以求數理。夫數原於虛，立於一，太極是也。一變而為二，虛者將實，坤之一是也。易曰：坤作成物，成物故實，物成而有對，故一者二也。二與一反，既成乎實，則乖其虛之本然故也。然一終不予二之反，復變而成三，乾之保合太和是也。太和者，虛以運實，而無相反也。故老子曰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造化之秘，如是而已。夫數以奇偶相生，無窮無盡，此貞常之理，於術數何與哉！漢聞而然之，自新以童稚補博士弟子員，天資豁達，豪邁不可一世，讀易至羣龍無首，悠然若有會心，即試問漢、十力曰，此何義耶？漢曰，人各自立，人各自主，則羣龍也。天下不得有君，故無首也。三人者，相與撫掌大笑。漢學易，初宗程傳，自新、十力讀王船山書，極感奮，以語漢，漢取讀之，至易內外傳曰：此足以補伊川之不逮矣。然伊川切於踐履，船山固未嘗離此根本也。自新曰：漢學貴笨功，宋學尚超悟，吾將求悟而無廢笨可乎。十力曰：審若是，可以為通儒矣。漢曰：言之易，學不厭難也。會清政不綱，外侮日亟，漢、自新同師何君，何君走京師，知天下將大亂，歸語漢、自新，漢、自新憂之，曰：亭林有言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吾忍安坐以書生自了乎。十力兒時觀劇，見漢衣冠而美之，曰：今何不然，父老告之故。十力曰，胡人與漢人孰多？曰：漢人多。曰：奈何以多制於少？父老不能對，十力極憤悶。稍長，聞父談歷代史事，至衰亡慘狀，輒痛心泣下。至是、十力、漢、自新同赴武昌，武昌見聞較廣，三

人者，益熟知中外情勢，以為清室不去，則民權無可伸張，何以禦外侮，慨然有革命之志。漢、自新共居旅舍，十力獨入軍營為兵，時科舉未廢，人皆怪三人為瘋狂，未幾漢、自新多結納諸豪俊，相與組織科學補習所，未久而敗。十力在營中，潛通諸悍卒，清光緒三十年，鐵良以欽差大臣南下考察，漢謂桃源胡瑛曰：天下之禍已亟，而士大夫猶昏昏無所覺，如此可奈何！清廷派親貴重臣南下，其以吾民為奴，而猜防之無已也。吾欲與此獠俱死，恐獨立不勝，子能與吾共事乎？瑛慨然許之，初擬待鐵良於武漢，潛江劉靜菴曰：不可，此事一發，恐當道禁網日嚴密，吾儕欲有所經畫於武昌，難立足矣。盡於省外行之？漢曰：吾有老母在，亦懼牽累，因決赴河南彰德，候鐵良乘車至，邀擊之。既抵彰德，漢語瑛曰：吾不敢強君俱死也，君可別寓一旅店，待吾死後，設法收吾屍，以死狀告武昌同志足矣。未幾，鐵良抵彰德，漢獨持鎗伺站上，猛擊之。時天下承平久，書生故不習兵，衛兵來捕，漢急馳道旁井自溺。鐵良仍乘車去，命彰德知府根究。吏發其屍井中，得漢絕命書數千言，皆闡明民族民權大義，及憤親貴亂政，願以身殉，為天下倡。胡瑛貌為行商，向彰德紳商交涉，收漢屍殮葬之，年才二十有二。漢之行刺也，新婚僅一月，竟無子，漢死後，劉靜菴等聞耗，即成立日知會于武昌，自新、十力皆與焉。自漢刺滿清親貴，士人聞其風，多峻厲敢死；吳樾、徐錫麟皆繼漢之後，而以一死禱清廷之魄，作天下之氣，其功顧不偉哉！

民史氏曰：王恕濤之精神與功德，皆從易學中得來。兩湖學者，如王圻水譚瀏陽皆以身命實踐其所學，昭然與日月爭光矣。

日知會

日知會者，原為武昌聖公會所設之閱報室，乙巳三月，曹亞伯、何自新以科學補習所封閉後，黨人漸散漫，又激於王漢死義之烈，亟思結集黨團，乃與劉靜菴謀之。聖公會長胡蘭亭及黃吉庭，假日知會為革命機關，藉避官府耳目。蘭亭等允之，公推劉靜菴主其事。自乙巳春夏間，開始秘密運動，至丙午開大會，